皇明史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七

朱國禎輯

撫勦叛民廬陵縣

文皇初即位江西廬陵縣民有嘯聚劫掠者三司奏請發兵討之　上曰此無能為患官軍一出必傷及善良但遣使特勅諭之可也遂遣行人許子謨賫勅諭曰昔我　太祖高皇帝開基創業首得江西資其供給以定天下三十餘年屢加恩澤民皆樂生近兵禍連歲有司怠于撫卹民不聊生無所控訴致有潛避山林保全性命皆出於不得已也念其所自亦可矜憫朕即位之後

一切罪犯悉赦不問令爲天下主嘉與百姓共樂平治特差行人賫勑諭爾宥爾之罪其即各復原業永爲太平之民如執迷不悛發兵討罪後悔無及仍勑都督韓觀往招撫之皆散

大寧桂林

永樂元年四月　勑北京留守都督府曰比大寧諸衛官軍多逃去相聚刼掠罪本難容朕念此輩皆　太祖皇帝所養東征西伐嘗奮力効勞後出于一時畏罪逃聚衣食無資遂至刼奪陷爲盜賊改過無由可即差人賫勑往諭朕意旣往之罪咸釋不問安業心悔過各復

職役庶保無虞　閏十一月兵部主事牟倫奏臣往廣東撫諭桂林諸賊皆已歸化竊謂此輩作亂未盡殄其穴處巖居惟事剽掠今雖革面終然異心如安定縣首賊韋香等先皆向化今復爲非重勞官軍深入勦捕臣思賊衆別無技能惟倚恃險阻出沒不時兵至則竄匿溪洞兵退則出劫鄉閭官軍皆非本處之人不能孫知動靜且觸冒嵐瘴多致疾病難以有功惟彼土兵熟知道路諳識賊情若資其力可以收功今後如遇竊發則命土兵與官軍合勢攻擊有得就以與之彼慕利爭先勇於用命可以傾其巢穴絕其黨類旣免轉運供給之

勞又無損失軍伍之患從之仍諭部院今天下無事惟

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當復言用兵

鍾均道

二年五月　勅諭廣東三司官曰往歲都督僉事韓觀

奏鍾均道已死朕不復究今布政司言其尚在欲調兵

勦捕事尚未明且勿遽動爾等但盡撫綏人之道無

爲多事以擾害之在上有愛民之實將下無失所之民

民既得所自不爲患且人孰不願爲善間爲不善亦有

出於不得已者旣能改過亦容之無絕其自新之路此

人果在能不爲非卽聽其安生樂業不必推問今九夷

八蠻自昔不歸附者皆來朝貢隨其大小授以名爵苟
鍾均道果不死能憣然悔過來歸朕謹遵　皇考待杜
回子之道處之豈忍使其終身偸生山林而不在吾化
育之内哉鍾均道在建文中嘗作亂南雄韶州諸郡㕥
聞聞　上即位遂潛伏無蹤跡其黨皆散相傳均道已
死後有別報故　詔諭云然然終無實驗

陳永定

十一年龍溪縣盜平縣與廣東潮州接境山谷巖阻有
陳永定者負險爲寇抄掠傍縣累歲不能制知縣劉孟
雍初至戉請聞于朝一指揮將京兵數千至可立勦且

師之所過荆棘生焉且此小寇奏聞必以爲事大上廑
聖懷傳之必且驚疑遠近守土者將安民是賴而反擾
動如此非吾志也或請約廣東兵合討曰賊在境内與
彼何與彼孰爲辭徒增觀望無益于事況賊開逊去更
從何處蹤蹟貽害隣境爲患滋大遂密以計掩捕獲之
方陞安州知州士民保留以新銜仍縣事卒于官孟雍
南昌人

唐賽兒

十八年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賽兒
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

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鬬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扇誘小民於是奸人劉信劉俊劉賓鴻董彥杲各率衆從之擁至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掠鄉村驅脇良善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閒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事聞遣人馳驛招撫之又慮賊據高阜梗不從命遣安遠侯柳升將京營兵五千往討三月己巳沂州衛奏莒州賊董彥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爲號縱火行刼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已分官軍助守莒州 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速勦辛丑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

石棚寨遣指揮吳亮招之不應賊黨耿童兒下寨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賽兒等議趨此而遁升即徃據之薄暮慮賊刼營令諸軍稍退夜二鼓賊來襲營與戰多被傷都指揮劉忠力戰中流矢死賽兒及劉信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覺追捕獲劉俊等男婦一百三十四人賊墜巖谷死者甚衆而賽兒亡竟不獲甲申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大敗賊于安丘先是賊首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旟縣丞馬㩦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克復集莒州即墨之衆男婦合萬餘人併力來攻聲言屠城時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

騎晝夜兼行猝到城下奮擊賊不能支敗走復收餘衆
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
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而收其孥時城中已不支使青
至稍遲必陷於賊旣而升至青迎謁怒其不待猝出之
青不爲屈是日指揮僉事王眞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
敗賊於諸城盡戮之各械首惡送京師山東之賊悉平
戊戌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升受命不即就道及
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都指揮劉忠
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衆升忌其功成不肯救
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邀之

所過騷擾不可勝言升亦不問及衛青破賊後三百始至反忌功摧辱之人臣不忠莫此爲甚遂下升于吏上以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士逮至京詰之又命在外有司凡軍民婦女出嫁爲尼道姑悉送京師後山東俘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夏原吉入奏曰審之皆平人被怨家牽引者　上悉赦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原吉麾手止之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

朱史氏曰聖人治天下要以生人爲主故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又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害且不可

而況犯上作亂又挾妖術扇誘者乎　文皇即位于嘯聚之衆諭之使解于逆匿之賊招之使來懇懇肫肫惟恐傷之惟恐遺之至不難遣使須詔曠然天地之量至今猶可想見獨于唐賽兒之逆窮之至盡彈章付之法司通侯至于下吏甚者遍逮諸尼致詰不少恕何若是烈哉蓋禍芽不可不折民志不可不定威在必申要使絕形影杜疑似事定即止決無蔓延由前觀之在于安反側由後觀之在于殲渠魁操縱之間作用異而意則同叅看自見其玅自極于神乃若劉孟雍以一縣令捕劇盜如反掌真足當精兵三千人主聖臣賢人人得盡

其職嗚呼盛哉

韋敬曉

宣德元年先是慶遠府宜山思恩等縣民韋敬曉等作亂柳州獞蠻相扇而起鎮遠侯顧興祖討之兵至柳州遣人諭之凡降者釋其罪令有司綏撫敬曉等聞之率其黨男女三百餘人詣營歸款願改過向化至是興祖以聞　上謂尚書張本曰常情皆貪生懼死亂民之心豈異於人哉本對曰此由　陛下聖德開導其生路不然悉死於兵矣　上曰卿更體朕意遣人諭鎮遠侯及郡縣長吏令撫恤降附招輯流亡毋令失所

松江海鹽豪盜

大理卿胡槩執松江土豪及亡賴虐民者械送至京其中有殺人取財奪人妻女侵盜税糧因公科歛以一取十老吏滑胥逞奸肆毒皆府縣不能制者未幾海鹽人史慶真聚衆劫掠官兵至則逃入海不可蹤跡兵退復還多行賄掩蔽槩請錦衣兵逐捕逃至江西擒斬之其餘豪横甚多嚴治不少貸因平望而東蕩漾據爲淵藪出掠奏設秀水平湖桐鄉嘉善四縣

浙直豪頑

浙江及直隸松江等處逃軍逃吏逃囚與頑民之避役者聘兇恣暴凌虐鄉里挾制官府事覺被獲輒造誣詞

令家人妄訴有詞連千人或三五百人者及逮至事多誣揑上妨公務下戕良善其害甚于盜賊御史吳訥以爲言命果有寃抑須自下而上陳訴有越次者准洪武中例發回應理衙門斷决其告百人之上料事有輕重具奏差官同巡按三司究查懲治若連公差京官及方面正佐及各府正官則先執事內人鞫訊果有干涉方行逮問下溪州塁古送父子作亂燕黑九長官司討擒之并其黨四百餘人皆正法

靈山縣

廣西橫州及貴縣賊二百餘人入欽州殺靈山縣知縣封眞仲虜官民婦女財畜及官庫儀仗回至馴象衛境

指揮張信繫之擒從賊數人賊首遁走命鎮遠侯顧興祖捕之

陳才

六年浙江麗水青田等縣盜陳才等三百餘人屯聚建安之湯洋山號將軍披甲持刃建旗鳴鼓往來旁近諸縣殺人掠財福建都司遣鎮撫董祥往捕官軍被傷者十餘人祥馭軍無紀律所過肆掠為民害有司以聞

上謂行在兵部曰官軍擾民甚于盜賊法不可廢祥罪命按察司究治遂降勑切責都司令量調官軍委都指揮劉海率領捕賊毋遺民患仍勑福建行都司及浙江

都司各遣官軍同進必獲賊首不獲及縱軍擾民者悉治罪

新淦縣

江西新淦縣縣丞厲中有罪伏誅中與土豪同惡害民凡徵科必非法箠楚加數十倍取之所獲金銀綿綺不可勝紀民不勝毒虐遂集衆焚劫土豪家而走山谷屯聚中與巡檢張斌等率衆捕之民奮前殺斌而縛中詣京師訴之至南康官軍掩捕民械送京悉置于法　上以激變由中命斬之梟首于縣以徇仍籍其家徙其屬戍遼東

南溪諸縣

壬戌四川南溪富順捷爲諸縣强賊白晝劫掠民財總兵官都督陳懷及都布二司俱遣人捕之被賊殺傷時副都御史胡廣督採木于蜀劾奏　上勑懷等曰率兵捕賊反爲所傷罪可逃乎其即會議設法捕之如再稽遲一體論罪

錢成言

溧陽縣人錢成言其子質嘗病死復生見李老君謂其有福可圖大事遂招集徒黨殺人焚廬舍謀反從者六十四人有司捕之不獲南守備襄城伯李隆以聞　上

曰此輩又欲為張角耶　勑隆發兵捕之悉就獲械至
斬諸市

三縣刁頑

巡撫侍郞周忱奏廣德州及溧陽溧水建興三縣邊湖
近山人多頑獷有司徵稅糧勾攝公務多抗拒不服甚
至聚衆刦掠近有被獲者其財物以萬計又得其偽造
各衙倉及縣印一十七顆蓋用私造文書侵欺稅糧州
縣官吏或柔懦無為或受其財賂反被挾制不能究治
良民之刁詐者愈多乞不拘常例選朝臣廉明幹能者數
人賜之勑書令署掌各州縣與正佐官一同僉書一二三

年其弊盡革則令還京行在吏部言內外郡縣自洪武永樂以來官有常員事有專責無京官署掌之例況周忱職在催糧撫民民頑為盜所當理者既無所施設徒欲變亂舊制妄治其罪　上曰忱言不過欲得人理民非有他不問爾吏部須慎擇守令苟得其人安有是哉

蕭彥真

巡撫侍郎趙新奏比者永新縣梅花洞賊首蕭彥真等劫掠偽稱將軍千戶吉安長沙兩府皆被其害調江西湖廣二都司兵三千餘人勦捕屯聚鄉邑日出巡邏今已逾年賊未盡獲官兵所至之處田穀孳畜一空居民

不堪乞撤回止令湖廣附近茶陵衛江西永新千户所各以官軍百人駐要地捕之　上諭行在兵部曰古有恒言盗賊尚可官軍殺我此甚言官軍之害妄從新言悉令召還但督三司巡按下有司緝捕又勑江西湖廣都司布按二司曰古人有單車諭賊而降之者有用計間賊自散者顧方畧如何不在興師動衆也今此小寇用兵三千無益而有害其令官軍歸原衛所止留二百人巡捕爾等協謀定策或推誠撫諭使改過歸正或招諭不服以計殄滅悉從所便後彦眞等赴官陳首宥之皆令復業

顔福佑

福建永春縣典史王熙章奏縣民顔福佑等深居山谷恃險不供徭役輒聚衆歃血爲盟以抗拒官府請發兵捕之　上謂尚書胡濙等曰古賢守令德化所感有蝗不入境虎渡河者豈有人不可化者彼之抗拒必有其由而遽欲加兵非討其會三司及巡按同往撫諭且察其所由如果民之頑獷亦具以聞

禁游僧

七年湖廣荆門州判官陳襄言各處近有惰民不顧父母妻從異端私自落髮賄求有司文憑以雲遊化緣爲

各遍歷市井鄉村誘惑愚夫愚婦靡所不為所至官司以其為僧不之盤詰姦人得以恣肆因而為盜乞勅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回籍治罪如律果是僧徒止居本處不許出境庶革奸弊從之

復設廣安州守千戶

復設廣安州守禦千戶所先四川副使朱與言奏重慶府合州定遠等縣與順慶府廣安州岳池大行渠及夔州府新寧梁山接境深山大谷延袤數百里往者廣安盜起設千戶所守禦後以盜息革罷今所治尚存乞如舊開設從之命四川都司分撥官軍戍守以遏盜賊保

衛居民

朱南鵬

八年贛州府會昌縣民朱南政及弟南鵬等五人糾合亡賴劫掠軍民其父泰力止之南鵬殺其父鄉民劉伯昂饒思賢擒南政等四人送于官鵬逃率其黨二百餘人圍劉伯昂家殺其母侍郎趙新招撫南鵬等皆降其黨亦相繼復業已而南鵬復聚衆圍思賢家盡殺其父子兄弟劫其財復逃入山叛深爲民患請發兵誅之勅新與三司巡按但捕兇渠脅從者俱釋之

夏九旭

九年永豐縣民夏九旭世豪里中與其隣爭田格鬭偶爲飛瓦所中大怒集莊丁圍其家殺二十五人聞于官逮治抗拒又殺數人縣尉以百人往未敢進招九旭諭以官法不聽執尉撻之隨辭以酒縱歸自稱都督署子弟爲指揮等官　上得奏曰此狂人耳遣官往諭必自歸刑部侍郎魏源江西建昌人接壤自請往許之或言諭而不從且辱命使須臨以兵即不聽可一鼓擒也乃遣都督任禮率京兵二千繼往九旭果倔彊拒源不得入禮兵至分前後二枝以彍卒攻其前遇矢石奔退賊大咲曰此紙人馬耳其精兵自後排柵而入縱火烟焰

漲天賊反頗奔潰九旭易服而逝追擒之并其黨八人
斬于市餘皆宥免

曾法良

英皇初立有大盤山之賊山在江西撫州府樂安縣深
險與南贛相接民獷悍多盜又連水旱艱食有曾法良
者因據險嘯聚造妖言僭名號逼脅近山居民爲亂衆
至二萬屢撫諭佯許終不散巡按陳富督都指揮等官
進兵討平之同時河南賊李剛幾内賊孫旭林皆伏誅
左僉都王翔鎮江西楊士奇所薦也崇善良抑奸貪手
裁禀然盜爲衰息

朱史氏曰以　二祖蕩滌之後威震殊俗可謂盛矣而中土數十餘年休養生息之民顧時時見告此豈經制未明芽孽易作以致潢池之弄想當時兵權尚屬都司亦按兗爲武夫必不相下有司觀望不肯盡力都司亦未必得人所遣衛所之兵素無紀律不用命而新設巡撫行移體統間尚多彼此齟齬故窺伺者易動結聚者難除聚且數萬人聞于朝甚至大臣往諭大將領兵雖夷滅甚易德音時頒其亦少煩料理矣今法網日密權柄有歸似可無慮而所在潛伏倏忽不必有主名而實有暗竊爲鄉里害賦稅之督責日煩官吏之侵漁日甚

此江南之大患而江北則流賊充斥譬血氣既衰之人遍身癬疥爪劃膚挑其得幸安眠食長養精神否含曰康寧而欲求壽考元氣之與存幾何請以身喻則大可受所幸 聖天子膺精如日中天節儉身爲之先可以足餉神武時用不測可以用兵是且計日待矣自正統後小盜旋起旋撲四楊奏對謂積逋未蠲所致是則然矣然儲有豪富自恣畏法網相激而起者故能概用力剪除而後肘腋得敷其澤然間作不靖者亦屢屢見告矣至 國初逃民甚多還家者十不一二閒曠之田有代賠之苦 詔書數蠲終不能盡亂所由興不

數年閩浙廣盜大起延及江西蓋其地崇山峻嶺相聯比據爲巢穴時出刼掠州縣兵寡不能制又互相推委官其地者反與賊爲市取利破城殺將匿不以聞按臣耳目難周奏報互異前後用兵十餘年始定自後虜患日棘中國悉力備西北内盜之起伏與用兵之勝負全視守土者智愚清濁何如失守之罰既重固圉之策全疎不得已用土兵其患乃甚于賊又不得已用邊兵紛紛初無定着上既不能識破先事而圖下亦止于奉行臨事互相變幻曷亦返其本而思之本者何擇守令寛民力是也

平閩寇

鄧茂七本名雲江西建昌人與弟茂八故稱豪俠殺人避仇變名走閩之寧化縣縣民陳政景素無賴留之兩人並假信義爲衆所推立爲社會長邑故饒田田家例于歲租外別取佃者雞酒且侵辱之兩人不平謂輸穀自其分別取何名倡衆罷之其田僻遠者令主家自運有田者弗便也群走縣言狀縣來捕格殺捕者縣以一巡檢調官軍三百人圍之益鼓衆殺傷官軍殆盡遂反時參政宋彰交趾人居京素交內官以萬金賂王振得官抵任計營所費驗戶出銀貧者甚以爲苦聞之響應

勢頗猖獗劫上杭從者日衆攻汀州官軍悉力禦之推官王得仁擒政景等八十四人俘京斬之論功陞賞茂七逸去竊嘯聚至萬餘人正統十三年進據杉關劫奪行旅遂攻光澤直抵邵武所至官民逃匿廼襲順昌據之而是時尤溪有爐主蔣福成者亦乘亂號集據縣與茂七爲聲援先巡按柴文顯匿不以聞賊攻沙縣且及延平後巡按汪澄將按部留會城不出刷卷御史張海被圍諭之且降澄忌之適御史丁瑄來察賊情澄附瑄妄奏以抑海瑄偕藩臬至延平遣同知鄧洪帥兵二千人勦之官軍皆沒瑄覺澄誤已且所調兵多爲所阻遣

使諭賊解散疏免其死茂七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耶以吾衆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傳檄而下八閩誰能難我廼殺使者據沙縣僞稱剗平王設官屬瑄復遣張都司劉指揮率兵四千人來勦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軍不能成列賊二十餘伏村店俟兵過突起排柵塞道遂殺張都司并殿者前驅還格戰賊登山大喊官軍驚潰事聞先遣錦衣千戶劉壽兵部給榜招撫尋用都御史張楷同都督劉聚陳榮及諸副將陳詔劉德新討之楷以其年九月出師至南畿分遣德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而自由浙入閩兵三千鞋鞋回回各三百

馬五百疋至常山請益兵　聖書屢下令特重相機㑹
勦賊計十一月至廣信會處州賊葉宗留掠鉛山道多
梗江西廵按韓雍及二司官請兵防護以五百人往遏
于黄栢鋪射死宗留餘賊奔散茂七已順流至延平張
海奏府臣與叅議金敬等官登城諭以禍福内有衣紅
者突出言我等俱是良民苦被官民擾害有司官吏不
與分理無所控訴不得已聚衆爲非若奏聞朝廷悉與
寛宥即當自散既而退去復來言我等家産破蕩已盡
乞免差役三年庶可安生臣等許以奏聞即各舞蹈而
去
上覽奏諭兵部悉許之而賊知罪重終不肯散海

侯使趣迎楷楷自廣信馳使招撫時處州餘賊見官兵
趨闘出掠如故楷命指揮戴禮以兵往陳榮謂楷曰受
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邇二賊並熾
我輩逗遛不進僅遣一部將　朝廷知之何所逃罪楷
然之更遣榮與俱榮軍無紀律猝遇賊戰敗榮禮皆死
賊既得勢拔寨徃浦城茂七方攻邵武楷遣兵救之遁
去　朝廷以楷兵少且賊已大聚决不可撫復遣尚書
金濂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等率京營
及江浙等處軍討之以中官曹吉祥爲監軍既敗書聞
切責立功時延平圍已久副使邵宏譽等與戰射殺賊

百餘人我軍亡者倍之德新兵至建陽亦與賊戰殺千五百餘人并賊首魏宗得士氣稍振賊于近城五里斷橋爲守道阻楷使建安知縣胡欽招諭賊從黃琴等令復業禁民無得復讐琴遁降建陽路始通先此沙縣賊張由孫羅汝先等到延平自首復業至是引從賊來降詢之謂賊自敗後據險自衛未可力取請爲守從中說賊使出攻城而後官悉師扼之吾陰爲內應遁可擒也楷許之十四年正月賊大掠走龍泉僞將劉宗羅海郎七等依山而寨者爲黃琴所縛楷益兵趨延平擊殺賊十餘人賊稍却移軍建陽聲言往處討賊以誘之守建

備又請留京操軍此等小寇尚爾設有大事何以處之姑記罪再妄言重治不宥此正統十三年事鄭清進上觀此疏兵略果非所長前下切責時　英宗年巳二十二歲三楊俱歿必出獨斷眞　聖主也　戶部主事孟玘言福建賊鄧茂七等攻劫郡縣肆行無忌葢因官軍驕惰臨敵退縮所致重煩　聖慮命將出師然福建郡縣多與江西浙江廣東地畍相接竊慮賊徒聞風迸竄猝難殄滅宜令總兵等官分道而進預據要害以絕其去路然後直取延平以擣其巢穴彼或伏匿山林則持重以待之重圍以困之彼無資糧亦將自斃　上覽其言命總兵參將等官知之　御史周鑑等言鄧茂七葉宗留

煽亂閩浙江西地與相連恐有不靖請命大臣鎮撫遂
以侍郎楊寧往江西并命大理寺丞張驥往浙江寧至
奏諜報沙縣賊陳政景攻汀州甚急欲調兵援之然石
城瑞金賊亦不靖寧化賊首張伯堅巢穴去石城甚邇
聲勢相連故不敢遠出惟戒嚴守備候間會兵攻勦
上曰已勅總兵官陳懋等進勦矣寧整搠官軍民壯酌
量賊勢如可破乘其不備徑擣寧化庶賊無駐劄之所
不敢擾漳州境而汀州之圍亦可解尋政景就擒而茂
七勢愈盛舍汀漳而延平矣事平命錦衣衛遣人馳驛
往福建會同撫按等官查究賊徒生發刼掠之時都布

按等司掌印官分巡地方捕賊失機官并延平府衛尤溪沙縣管事官悉械送京師其先俁事失機并後撫捕賊徒有無勞效亦從公查錄以聞　建陽縣耆民林惠言三事內言本縣武偃山銀坑年遠湮塞比因奸人虛報領辦壹千三百餘兩俱是煎銀夫甲賠納乞于原額減除什五以甦民困下部議酌行

平浙寇 附鄧永祖陳鑑湖黃蕭養

葉宗留處之慶元人浙福之交山谿深奥故多銀塲洪武間福建歲課二千六百七十餘兩浙江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中福建增至三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增至九萬四千四十餘兩自是地方力竭民不能堪正統元年詔封坑治民始蘇息而盜礦相鬬殺者甚衆御史孫毓福建叅政宋彰浙江叅政俞士悅各言復開銀塲則利歸于上而盜無所容事下兩處三司令議福建唯唯無異浙江按察使軒輗等奏曰復開銀塲雖一時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斂人心揺動

其患尤深爲今之計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盜自衰息　朝廷是親言得止巳而給事中陳傳復請開塲中貴與言利之臣相附和乃命侍郎王質往經理各礦塲課之半而雜費反倍之于是盜者益衆或技膘有司云留寶豐塲聽我採取不然殺人或以竹揭紙票題云浙江馬大王領五百餘人定限某日大戰既而寧德縣丞顔清獲賊窩主詰之云賊首乃浙江處州人葉宗留清械窩主以歸路遇賊數十人被甲執刀將邀清殺之清獲縣船潛載得免巡按福建御史馬傑陳永請招撫從之宗留益横其徒巳數百人遍掘諸穴所得甚微私相

謂曰以吾之衆即索金于市易爾何至自疲山谷間常苦不給也十二年遂掠政和還得千餘人復由浦城刼建陽所過焚掠從者益衆遂大掠建寧官民皆逃匿轉犯江西殺永豐知縣鄧顒時張楷方討鄧茂七駐淅不進淅藩臬請楷以便宜移兵擊之楷猶豫未決江西巡按御史韓雍曰公奉命討賊葉冦近在咫尺又為逃皆國家事豈可坐視會所部指揮戴禮自陳願率二旅為公先開此道楷壯而許之禮遇賊于黃柏鋪縱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留中流矢死官兵不知也（一日為其黨陳鑑湖所殺一日為考昌民鄭壯本所擒）賊衆復奔入山擁葉希八等為渠魁出

刼車盤嶺欲回浦城都督陳榮帥兵二千併禮軍與賊戰大敗榮禮死焉惜以福建寇急取別道之閩賊盡奪兵器復還刼浦城焚縣治至龍泉從者數萬人遂據雲和山麗水楊希鮑村陶得二各率數千人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兵出不便不若由米湖掠府城結寨鮑村取貨于義烏將人于松陽官軍雖衆必不能越焉公嶺而窺我衆從之遂攻處州城守臣告急都御史以都指揮沈鱗參議耿定僉事王晟帥兵四千人往既至處州嬰城守月餘賊攻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朝廷命總兵官徐恭尚書石璞南討恭帥兵二千馳至

處州亦城守不敢出復遣使告急于張楷先有　旨下
楷令閩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急還師討處賊時城
中糧且盡諸將相對泣五月官軍出禦賊大敗沈驎耿
定王晟等死焉恭僅以身免復入城固守亡何楷來衢
州僉事陶成往迎楷泣訴其事楷分兵水陸並進御史
黃英林廷舉會楷于蘭溪兵至金華楷令軍中製竹笆
三百五十面笆加牌製糊以紙畫獸形趲兼程進至處
州界駐師銅山寺賊佯遣人求撫實覘我師楷亦佯許
之時官軍陣于平地賊以萬人索戰楷分軍爲三賊攻
中軍楷令回達馬軍射之賊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

死者又二百人賊長拔推鋒刺入竹笆隙中急不得出
遂大潰計斬首共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器仗稱是于
尸沈俊言于楷曰賊急矣可撫而降也其部下多擺水
飽村人父子兄弟多陷賊中昨有何受三人者自言于
陣前見其親屬願以受任可得要領楷從之令俊同受
齎榜入山反覆譬曉賊有降意楷復以老母百口與之
誓賊遂令陶得二赴軍楷厚賚歸之于是賊首葉希八
楊希陶秉倫并其黨十餘人俱來降楷給帖令復業問
宗留安在曰死久矣前衣緋而中矢者是也明日何志
三等又招降賊余海四陳川十余卞等三百餘家楷奏

報賊前後聽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口疏旣
上得二等吏兵懼擁衆如故顧以書招楷楷亦復書反
覆諭之他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諸縣無
何楷復奉
璽書撫諭降賊廣布恩信戒官吏勿擾激
不聽撫者調兵剿滅遣諸丞倅入山再招之得二等始
盡焚其寨出降餘黨悶得二降悉解散楷師還京會
英宗北狩前主兵政者從陷及廷臣追論車盤之敗且
摘其詩句爲罪與費聚皆奪官二寇之起蔓延八府被
二十餘縣江南諸郡爲之騷動同時造逆挺起者甚多
有鄭永祖陳鑑湖之屬而廣寇黃蕭養尤劇

鄭承祖

鄭承祖尤溪人聚兵應茂七凡四千餘人攻延平都指揮薙埜蔣貴等各率官軍民壯三千人分路勦捕生擒之及其徒十八人斬首五百餘級械承祖送京師正法

敘功賞賚

陳鑑湖

陳鑑湖麗水人同葉宗留盜銀鑛殺死參議竺淵後與宗留酒色相爭集陳唐其等四百餘人俱以紅帕裹首往附茂七散掠福建浙江江西諸縣境都指揮吳剛死于建陽書坊都督陳榮死于鉛山祝公橋知縣鄧顒死于

永豐指揮龔禮死於遂昌皆其所殺徒黨至二千餘于是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立統兵元帥都指揮諸官名編成什伍攻圍處州復分遣其黨掠武義松陽龍泉永康義烏東陽浦江諸縣參議耿定僉事王晟千戶楊清百戶葉廣等又爲所殺會茂七宗留皆敗死鑑湖知事不就逮巡撫大理少卿張驥等遣縣丞丁寧率老人王世昌任雲巠長陶孟瑞齎榜深入其巢招之自首出降械送京師有詔鑑湖㩀死免其妻子丁寧能宣布朝廷恩威撫獲賊首克有勞勣陞處州府同知就令履任王世昌任雲并陶孟瑞俱授以巡檢仍給賞銀十

兩今後有能招誘賊首者賞格悉從此例鑑湖後遇赦
克留守衛軍虜寇之援私亡歸中途被獲斬之而處州
賊覓景輝等糾誘亡賴千餘盜福建寶豐諸銀冶與同
盜者爭戰妄以大王總兵太師自稱官軍勦捕屢被殺
傷有支解者至是獲其十六人以聞正法其黃岩縣民
周來保龍溪縣民鍾普福亦以鑛賊叛入倭倭每來寇
輙爲鄉道殺擄桃渚大嵩諸處皆與焉至是復道倭千
餘欲寇樂清縣先登嶄偵之既而倭遁去二人潛留縣
境往來丐食爲縣官所執械至京鞫得實磔死
保永疏云賊徒因歲饑役重家產破蕩遂入深山被官

軍追捕原籍山場兩無所依遂至相合劫掠各場竄逸
臣等巡歷不周望 聖恩開具自新之路許從招撫仍
添差御史戶部官分道巡視并于處州建寧福州三府
各除撫民通判一員附近山場縣分各設縣丞一員遺
者或二三員專令招撫流民帶管坑場其愿回籍或愿
于所在官司附籍者聽從其便貧尤甚者量加優恤惟
葉宗留寫戰書稱大王已調福州官軍擒捕乞 勑浙
江三司量調處州兵策應會合搜山庶得勦絕奏下戶
部請令朝廷會議 上曰此何必議止盜莫如擇人誠
得其人賊可平矣府縣添設官准其請務選賢者任之

使盜息民安浙江官軍可不調蓋採礦皆小民失業所
爲今宥罪令復業理當退散若復不散然後調軍則彼
伏罪而 朝廷亦不傷好生之德矣遂命戶部主事楊
謙同巡按理其事仍命都察院揭榜諭各銀場脅諭
是時 朝廷慮宗留與閩賊合命御史朱英同中官率
兵千餘分守要地英榜諭脅從明示禍福示不殺之意
降者頗衆以計生致賊首周明松等械于慶元諜報賊
衆三萬來劫明松中官大懼欲逃英郎決松等戮于市
大闢城門以待賊聞而遁

黃甫謹按

黃蕭養南海縣冲鶴堡人以行刼被獲械繫都司獄踰年所臥處枯竹生葉衆咸異之曰此瑞徵也遂有異謀時獄中重囚數百人皆山海巨盜蕭養密與結乘間教出咸喜諾行賄獄吏飲酒携物出入自如禁益疎縱一日獲斧鑿置中以入伏其黨于外至夜脫衆囚械出之斧破獄門刼軍器局得兵仗挺而大呼內外響應如數千人諸司各壘石拒門不敢動遂開城門出刼民船嘯聚縣東之潘村從者近萬人正統十四年八月擁衆圍廣州總兵官安鄉伯張安都指揮僉事王清領兵五千船二百艘救援於九月十八日至賊船與遇賊船三百

餘艘安方醉臥舟中官軍不能支退至沙角尾奔水潰散安遂溺死清水淺舟膠有小艇載柴若魚鹽者急棹如避賊狀官軍出問蕭養所在伏兵出柴中擒清縛至城外以刃脇之跪使呼城中人開門千戸錢惠立城上戟手駡清賊移清跪他所呼如前惠又援弓射之賊遂殺清賊初起無器械至是得火銃等器其勢益大遂據五羊驛爲行宮僞稱順天王東陽元年署其徒都督指揮等官廵按沈鍾以聞且請治領軍指揮僉事胡英等失機之罪有　旨英等姑不問兵部郎務文令盡心殺賊賊不盡絕不宥仍遣老成將官一人往鎮守遂命都

旨同知藍與代總兵侍郎孟鑑贊理軍務益以廣西江
西兵并力勦捕又以前參議楊信民在廣恩信素著陞
右僉都往撫賊方造雲梯呂公車攀堞將上諸將悉力
守禦幾破凡四十餘日不解城中餓困死者相枕北流
刼鄉村者又數萬人會信民先至冒圍而入賊見羅拜
號呼曰公若不去我等何至于此信民深撫慰之方議
降而信民死賊乃復堅然散去者已多勢衰計亦益擒
矣明年二月與等率兵至時天文生馮軾隨行至中道
夜半聞雞鳴與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由
賞罰不明願公申嚴軍令無輕殺僇經清遠峽有白魚

入舟中嶽曰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武王伐紂時有此雖不敢比然兆同勝可必矣蕭養聚舟河南其勢尚盛象欲請益兵嶽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狼兵取之猶拉朽耳興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於南峒嶽以其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興率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殺溺萬餘人蕭養中流矢死函首詣京師梟于市餘黨偽總兵五府都元帥慶國公曾賢等百餘人並伏誅興後封海寧伯信民賜謚恭愍贈加右都御史信民之病也蒲城人傍徨奔走祈于諸刹院審知其死哭聲振天賊亦流涕曰吾無生

路矣後請于朝立祠有禱必應于是以沖鶴堡地遠民悍奏建縣治折南海四鄉割新會北徼益之名順德縣殆興鎮守大敉而餘黨黃公龐潛引山猺海寇爲亂陷欽州降于交阯猺出沒流劫與與左監丞阮能駐廣城不出　勑會廣西兵共討遷延未發海賊乘之合攻新會諸縣與使都指揮僉事杜信與戰死之參政謝祐副使項忠遣指揮張通等分路追之指揮僉事王俊至清水澳不敢進還至荔枝灣獲白船一隻私取其物縱賊開洋而去事聞俊斬與降秩二等立功巡撫揭稽坐免官能戒飭仍任本以賄得用啓鈌貌醜多行不義與畏

能不敢自主廣人苦之始以王翱總督諭降瀧水賊與
徽還代以歐信自王而後曰馬昂曰葉盛皆有戰功然
隨撲隨熾廣西賊亦流入廣東劫掠各郡殘破始用韓
雍大征用兵至二十萬去蕭養之亂僅十七年益一人
爲之始禍而廣中習翫兵備日弛官府侵漁有以致之
非盡賊之爲祟也
吳太常曰漢人有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而亦
知夫瓦解者土崩之漸也履霜堅冰至可畏哉夫智紿
愚豪驅貧強使弱憑山嘯峒之雄揭竿持籌之暫何國
蔑有第先王馭之有道常予愚民以生全之樂而時寬

蒙民以使過之科故其人兩不相附而亂無繇起即有之可朝發而夕擒能爲亂而不能爲大禍後世嚴刑横征以賊其民使驍雄桀黠之夫得藉以煽動天下陳勝亡秦張角亡漢劉淵安祿山亡晉唐我 國家中外相維最稱久安然二百年間邊庭肘腋盜數竊發二正之世猶甚焉始成于有所激而卒頼 社稷之靈不旋踵而撲滅也假令土木之變閩處未平洞賊方攝宸濠中起此皆時事之不幾者也殷鑒不遠故傳其事以備衣袽之戒云

蜀寇叛服

威茂二州山皆深險諸番蟠結　國初丁玉討定立衛中通一線之路數出剽掠饋餉艱難宣德初益兵征汶南當調松潘軍衆皆憚行千戶錢宏奸黠計惟變亂可免乃與其黨尚清突入番寨起釁蠻大忿阿用等出掠殺指揮陳傑　上切責三司官械宏入京誅之命都指揮僉事韓整三千人勦捕蠻五萬餘人圍松潘城焚上下四關威茂諸衛皆被圍命都指揮僉事蔣貴同松潘指揮吳瑋招撫韓整伺其出沒之處果抗命進勦三司官奏官兵未集賊盜生心乞命大將統率先脅以威

勑都督同知陳懷等會兵四萬人自洮河取路進方政蔣貴爲左右叅將合韓整兵刻期勦捕其願從招撫者相機處置蠻方攻圍曡溪指揮吳玉等遇之失利韓整進至威州亦敗詭言混殺以飾已過劾奏宥之立功自贖尋內臣令番僧失剌藏卜等至諸族寨招諭番人結弟言我向化四十餘年未嘗敢亂近千戶錢宏陳傑等率軍追勦遍索生口不勝擾害故殺傑等今　朝廷悉有我罪復賜綵幣請改過自新又言所屬生熟番一十族計戶萬餘已從招撫黑水生番二處就令結弟往招撫占藏卜等九族未嘗從亂今亦撫定都指揮蔣貴聞

撫諭納款即進入止陝西官軍勿進且具本附奏 上
曰蠻夷叛服無常若彼徂伺復生異志必有後悔蹇義
等奏龍州上言地邇生番近遭攻劫蓋緣州治勢輕請
陞爲宣慰使司修築城池置軍鎭守庶幾民得安業
上曰龍州開治歷年已久生番接境自昔已然近日之
事蓋因失于防愼若能覺察豈致疎虞且彼土人若有
征調聚則爲兵散則爲民豈不自便今欲編集人伍蠻
性未必樂從　祖宗建置已定惟當謹守彼蓋乘勢要
求若使得志邊方小人必又將倣效生事造端不可不
愼今但須遵守舊章不必更議蠻復出焚燬綿竹縣官

署氏居大掠人畜仍劫茂威等州官軍與戰所鎮撫侯璉等死之　上曰果如吾料遂勅都督陳懐及左政蔣貴等進兵明年懐等合陝西貴州兵六萬餘人錦衣指揮何敏等四人督戰黨方攻筠連等縣巡簡吳璀山家財竭力守城大兵至合擊破走之懐等率官軍土兵分道而進攻以精鋭兵五千五百擊其西北大寨破之貴督兵七千餘破任昌大寨而都指揮趙營分遣各進兵以次討平龍溪三十七寨前後斬首一千七百餘級墜崖赴水死者無算餘寇願從招撫其潰散逃亡者俾復業遂班師捷聞使　加左都督政貴右都督受賞者至四

萬八千九十六人增松潘衛前千戶所茂州衛前後二千戶所鑑惕息不敢出六年三月陳懷奏路匝等寨生番不遵約束往往聚衆被甲持刃橫截道路殺傷軍夫搶掠糧布攻擊關堡略不懼法已遣人招諭終不肯從請兵討之　上曰番兵或叛或服固是常情遂勑懷及四川三司巡按御史再撫諭之如復不悛必須勦捕毋遺民患巡按四川川王翺言便宜五事其一松潘衛臨極邊去四川省城八百餘里番寇常出爲害總兵都督陳懷常居省城緩急非便雖曰委官領軍豈能盡如約束若令懷往彼鎮守則士卒奉令番寇畏威邊境乎寧軍

民安便其二一松潘茂州諸衛所官軍月糧皆成都諸府州縣百姓運送道途參差不齊多被番人劫掠若令暫于成都諸府州縣等衛倉收貯農隙之際類集有糧之人齊力起運都司撥軍護送布政司委官交量非惟道路無虞亦得收受無弊　上曰御史言有理朕志在便民苟得民便豈可不從并勑陳懷往鎮松潘正統四年王翺出鎮威惠甚著酋首商巴等感恱盡率各部來降受約束寇深繼之破賊巢擒其渠魁董敬等莫不讋伏入貢者接踵景泰元年諸蠻並起并播敘寇亂全蜀騷動撫臣李匡以軍伍數少招丁壯九千餘人練習戰捷

會得罪去侍郎羅綺來代先平叛苗土豪檄蠻悔罪獻首惡不聽曰不大威之不懲招募材武得禪師智中國師緯領牌頭尤弄柯皆豪健各統精兵乘夜銜枚分道搗賊巢綺亦介胄從之及旦攻破㨂㞑諸寨擒劇賊卓勞阿兒結十餘人戮之綺志在招降自是破別體而一切以簡易治與按杯酒懽畨人畏慕終綺任不敢叛成化中蠻復大熾參將請益兵㝠塡爲巡撫曰將不在兵兵不在衆乃揀精銳四千八百人往更之而一無所增黑虎寨最頑梗相傳有神術先知故官兵未至已逬去或潛伏要害竊發屢敗我師按察使龔鐩曰我自不密

彼安能知夜半容勒指揮等官疾進凡三十里平明抵其寨蠻大驚潰斬縛各千人得其首惡投崖死者無算十一年大征破巢二十餘斬五百級降者數千皆編籍輸糧副使東思忠于大石佛嘴鑿山開路人皆便之甲辰惡匝寨逆命勦之斬四十餘級明年平山寨竊發又斬三十餘級比童軒開府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盜所馮依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察之復言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與蠻夷共之關堡之設有害而無利空捐松茂之中羊腸一逕則關堡倉廒

可省兵無遠戍之勞民免難運之苦蠻夷有坐困之機
擧盜失指臂之援凡八害三利畫一以聞議行大約蠻
不可窮治因我緩急爲起伏民旣相狃盜亦易與我急
在盜則借蠻爲單鋒盜旣勢窘則賄蠻以自庇武弁交
關取贏有司束手受制每每大征幸蜀地頗饒不至甚
困然其禍相爲終始矣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八

朱國禎輯

雲南府司沿革

麓川緬甸百夷中最著者夷近西南海雲南既平分兵取蠻寨置四十府因兵威暫設流官土官兼用後強半從舊改爲司其地無里數但以程計東北至省城近者三十八程金沙江最大最遠各夷皆以爲界初開設土司衙門止設車里　木邦　孟養　緬甸　八百大甸五宣慰司及孟定　南甸　芒市三府　鎮康　灣甸大候　威遠四州　南甸即前府改爲州又改宣撫　干厓　麓川

三宣撫司　高皇惡諸夷數叛賜姓曰刁曩罕永樂三年白檛家生夷酋備方物入貢置老檛宣慰四司四年孟指生夷酋來附　詔置孟艮府遣中使楊瑄與雲南千戶孟景賢往諭百夷諸生部落於是大古剌小古剌及其鄰境諸番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孟倫曰八落搭等處皆遣人隨中使貢方物且言諸部落皆在西南極邊自昔未通中國願內屬乞設官統理之詔置宣慰司二長官司五遣官賚誥印勑符往賜之一統志會典俱不載蓋以其遠小之極不能復通貢也　先後所設土司爲雲南藩衛皆置長食其土歲各量出差發銀多不過二千五百少者四十

兩或金十五兩連亘不知幾千餘里貢道分上下二路
列金沙江之迤東麓川初設亦在江東正統大征後革
麓川宣慰司改設隴川宣撫司餘孽遂居孟養在金沙
江之西不許復渡有江枯石爛之誓地面最緊要者蠻
莫十三處係各夷酋歷年讐殺爭競之地寬平爲迤西
諸部襟喉其夷民住者約五六千家南牙關在南牙山
頂東通隴川西通孟養南通孟密北通干崖東南通木
邦議置衛不果諸夷有城郭屋廬臨水多竹樓出入乘
象或平轎通文書章奏用金葉次紙次貝葉次檳榔葉
自酋長以下咸善酒好鬬喜殺故重佛自思任發後益

習其教建寺莊嚴甚盛凡事抱佛爲誓必咨于僧而後決其産琥珀鍮石金礬錫銅犀象碧瑱馬矮小如騾豪猪竹鼬大如兔肥可食蝮如巨蜥四足膽可解毒蟒膽亦可解毒各色香樹頭酒樹類櫻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掌土人以罐懸置實下劃實汁流於罐以爲酒石油石縫流出臭惡色黑可搽毒瘡白氎布兜羅綿鹽孔雀叫雞晝夜依時而鳴正統用兵後成化弘治間木邦分立猛密擕釁甚久嘉靖初勘處一番稍得寧息緬最大分合與替不一萬曆中用兵數十年至今爲梗爲略敘次并就記中所見者摘出存之志大都云

車里

車里軍民宣慰使司　即古產里商初伊尹令以象齒短狗爲獻周公作指南車導之歸故名車里元將兀良吉䚟伐交阯經其所部悉降之置徹里路軍民總管府領六甸後又請置耿凍路耿當孟弄二州洪武十七年置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宣慰使司永樂元年其酋力遐答內侵虜我官吏西平侯請討之　上先以使諭㑹懼還所虜及地入謝桑請開附於緬萬曆十一年官兵擊緬宣慰刀糯猛貢象進方物兄居大車里應緬弟居小車里應漢其地東至落恐蠻南至波勒蠻西至八百宣慰司北至元江軍民府西北通孟璉長官司縣樂甸

西南行十一日至其地

孟養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　俗名迤西有香柏城與蠻莫同隣金沙江孟養居其上流南至底馬撒瀝東連西洋北極吐番西通天竺東南鄰于緬山曰鬼窟號稱險要夷人據爲硬寨其通中華昉于勝國置雲遠路軍民總管府洪武十五年改雲遠府十七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正統間宣慰刀玉賓敗于麓川思任因内奔後爲思陸一曰思洪所據自上狀願差撫許之雖貝金牌終無印信凡通文告第稱守金沙江奴婢而已萬曆八年宣慰思

酋知禮義緬兵方盛力抗之求援中國不能應被執死舍目思義奔永昌十二年思義來歸十三年思威敗緬于密堵殺緬目多蟲長十七年思遠貢象進方物授宣慰十八年緬報密堵之役復攻孟養遠率其子昏奔蠻莫思正相結共據險抗緬三十年緬追思正蟲率兵象倍道馳救至則我已殺正誆于緬矣三十二年緬復西緬以蟲瓮往而據之其後又有思轟者送欵于我輿襲迤西轟走死緬以頭目思華據之華死妻怕氏領其地緬中他目更番戍守連年發其兵從行雲南甚苦之曰孟養不亡蠻何得至此轟之遺目曰放思祖有衆千

餘人不敢歸安插于崖

八百大甸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夷名景邁世傳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國元初招附爲宣慰司洪武三十四年其酋來貢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東至車里南至波勒西至大古剌北至孟艮自姚關東南行至其地五十程有南格剌山下有河南屬八百北屬車里平川數千里轄部廣遠

孟定

府　舊名景麻元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洪武十

五年改置孟定府正統間麓夷叛知府刀祿孟遠遁木
邦令目罕葛從征麓川有功王靖遠令食其土嘉靖間
木邦罕烈據其地奪印令舍人罕慶管食之是爲耿馬
于粒歸木邦萬曆十二年官兵克耿馬以罕葛之後合
爲知府十五年頒以新印合死子榮嗣榮死弟貴嗣自
姚關南八日入其疆東接雲州南接孟璉西木邦北鎭
康土瘠人稀有景杏土城馬援營在焉

南甸

南甸府　舊名南宋在騰越南半箇山下山巔北霜雪
恒有南則炎瘴如蒸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路軍民

總管府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樂十二年改南甸州正統八年其酋刀氏以麓川功陞宣撫使東十里昔有僧自大理至此坐化變爲石後經兵燹止存其首土人祀之又東十五里層峯多陰林下有温泉曰沙木龍南一百里有關立木爲栅周圍一里曰南牙甚高其山延袤二百餘里官道經之上下石梯夷人據此爲險又有清泉下流入南牙江合于大盈江

芒市

芒市長官司　舊名怒謀又曰大枯賧小枯賧在永昌西南四百里西至隴川南至木邦東至潞江川原廣邈

田上富饒洪武十五年置茫施府正統元年改長

鎮康

鎮康州　蠻名石睒在灣甸東南東至雲州南至耿馬西至木邦有無量烏木龍二山木邦出入必經之夷洪武十五年設府尋改爲州

灣甸

灣甸州　蠻名細睒在姚關東南七十里東至順寧南至鎮康西至木邦其地瘠薄山高水迅每六月瘴毒嶽盛水不可涉有黑泉如黷淶漲時鳥飛過之輒墜夷以竿掛布浸而暴之以拭盤盂人食其物立死

大候

大候州　即今之雲州與雲蒙接吩土官奉氏世為土知州從靖遠伯立功萬曆中有來赦奉學分兩署自號上下二衙學居下衙不受制于赦雲蒙土官廷瑞其併也相倚頻年搆兵萬曆二十五年討平之改雲蒙為新州而赦守大候如故子奉光不樂設流與其族猛麻奉恭搆兵抗命二十六年再征之改為雲州

威遠

威遠州　唐南詔銀生府之地濮落雜蠻所居大理時為㯉夷所有男女勇健走險如飛其境內莫蒙寨有河

汲其水煉于炭上即爲細鹽

干崖

干崖宣撫司　爲騰越西南行二百里踰黃連關至其境東北接南甸西接隴川有平川衆岡棋置境内甚熱四時皆蠶以其絲織五色土錦充貢洪武十五年改爲鎮西府後爲干崖長官司正統間麓川功陞宣撫司萬曆三十九年刁定邊平叛功加三品服色

老撾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俗呼撾家即古越裳氏自周以後不通中國安南黎利之變陳天平逃至其國永樂三

年其酋備方物送天乎入貢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東至水尾南至交阯西至八百北至車里西北六十八程至雲南府衣服飲食頮木邦酋長一代止存一子承襲絕不青女居高樓見人不下偶見之所至有定地名日等限使客亦然設通事引之至其地

孟艮

孟艮府　舊名孟揹在姚關東南二千里東至𡿨東車里南爲八百西爲木邦北爲孟璉自來不通中國永樂四年來歸置孟艮府後爲木邦所并嘉靖間附于緬與景邁猝應龍相表裏然亦未敢顯背也

景東

景東府　土官俄陶本府人先有阿只魯在元爲景東土知府統威遠州及案井毋龍猛統阿龍三甸陶仍其職洪武中大兵至楚雄納款獻鎧仗馬匹并元所給牌印因授陶景東知府頒印世其職後爲思倫所敗奔白崖立景東衛命往鎮漸以流官綰符蒞之尋頒賜金帶上鐫誠心報國四字褒之陶死子陶幹嗣遂世姓陶沿至陶瓚從征麓川有功加級至陶金以它未襲印被奪追得之乃襲後有陶明卿

沅江

沅江府　土官那氏洪武初那中率衆歸附授世襲土知府尋設流官與學較嘉靖中那鑑爭立簒殺爲亂布政徐樾率兵討之鑑毒江上流人馬飲之輙死師少却縱象馬蹴我兵徐中流矢卒官兵大集鑑懼而自殺遂革官收印令臨安衛指揮一人徃署之印猶懸那氏家每文移指揮取印必以夷兵蜂擁環伺之署訖復擁去今土酋那大福鑑之孫也簒兄自立

麗江

麗江府　土官木得在元爲麗江宣撫副使洪武初入貢尋以功授世土知府凡官兵征討皆在行間得死于

初襲思任之亂有功後世居西歷捍吐蕃每有徵調輸
軍餉兌其兵沿八世至木增值北勝構亂以兵擒首逆
遼左軍興助餉二萬　殿工又助萬金陳十事下部議
可晉三品秩尋請老子懿襲

蠻莫

蠻莫宣撫司　地在騰越西蠻哈山下山如象鼻行者
累足自布嶺三日至其地田土饒衍風俗與隴川猛密
同東有等練山環以那莫江直走金沙當緬人水陸之
衝

孟璉

孟璉長官司　孫姚關東南行十九程至其地又七程至孟艮其東為車里西為木邦部內有莫乃場出卝世專其利以致殷富蠻名哈杌慓悍好劫古不通中華正統間平麓川始歸

茶山

茶山長官司　騰越州西北去可五日程距高黎貢山極高而寒五穀不蕃土酋早姓舊屬孟養永樂五年賜印

里麻

里麻長官司　東與茶山接亦屬孟養同受印

保山

保山縣　有十五喧二十八寨諸夷有大㰃蒲人峨昌其酋或稱百夫長或稱千夫長或稱實授百戶皆奉令服徭役性勇悍不能驟格又爲市儈所誘漸習奸僞

蒲人

蒲人　卽古百濮周書與微盧彭俱稱西人春秋傳與巴楚鄧並爲南土本在永昌西南徼外訛濮爲蒲有因以名其地者若蒲縹蒲干之類是也永昌鳳溪施甸及十五喧二十八寨皆其種不知荷擔以竹簍負背上或傍水居不畏深淵能浮以渡在蒙自及敎化三部十八

寨皆號野蒲

貢道上路

貢道上路　繇永昌過蒲縹經屋牀山箐險路狹馬不得並行至潞江江外有高黎貢山路亦頗險山巔夷人立柵爲砦在三代爲徼外地過騰衝衛西南行至南甸千崖隴川三宣撫司隴川有諸葛孔明寄箭山隴川之外一望數千里絕無山谿隴川十日至猛密二日至寶井又十日至緬甸又十日至洞吾又十日至擺古莽酋居之卽古喇宣慰司擺古夷語也

下路

下路　緜景東歷者樂甸行一日至鎭沅府又行二日始達車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至車里之普耳山其山產茶又有一山聳秀名光山有車里頭目居之蜀漢孔明營壘在焉又行二日至一大川原廣可千里其中養象其山亦爲孔明寄箭處又有孔明碑苔泐不辨字矣又行四日始至車里宣慰司在九龍山之下臨大江亦名九龍江卽黑水之末流也緜車里西南行八日至八百媳婦宣慰司又西南行一月至老撾宣慰司又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乃擺古莽酋之地也

平麓川

思倫發本曰法法者夷中王號中國訛曰發在元為平緬宣慰司思倫所居本麓川地面與緬接境皆在金沙江之南麓川居上而小緬居下通海且大思倫甚狡善弄兵能自樹元人略地率緬人歸附即以緬為號授官不言麓川已包之為已有洪武十七年遣其屬刀令孟入獻方物并上元所授宣慰司印西南夷種甚多惟此稍遠自雲南大理越金齒方至其吩大兵下雲南思倫發始來附改平緬軍民宣慰使司為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麓川之名始見始兼稱至二十九年平緬入貢亦立宣慰司截然

分爲二不相混矣未幾思倫尋叛攻景東土知府俄陶走白厓川都督馮誠擊之值大霧卒遇蠻寇我師失利千戶王昇死焉二十一年沐英進討戰于摩沙勒敗之乃悉其衆號三十萬象百餘隻進寇定邊其勢甚熾新附蠻夷陰相連結英乃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與對壘先出輕騎三百挑之夷以萬人逆戰酋長跨象直前我軍注矢連發象與人皆仆大呼突陣斬數百級賊遂却英復集將佐告曰定邊被圍已久一失守賊勢愈盛彼所恃者象耳向騎兵挑戰已不能支吾知其無能爲也下令置火銃神機箭爲三行列陣中

候象進則前行銃箭俱發若不退則次行繼之又不退則三行繼之明旦分軍為三都督馮誠領前隊都督同知寗正領左隊湯昭領右隊賊悉衆出營酋乘象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懸竹筒於兩旁置短槊其中備擊刺陣既交群象衝突而至我軍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奔退乘勝直擣其寨破之縱火烟焰漲天復以兵邀擊殺傷甚衆賊黨有昔刺者最驍勇復率衆死戰英乘高望見我軍左隊小却即傳令馳斬隊將俱奮呼突戰衆隨之無不一當百賊衆大敗斬三萬餘級俘萬餘人象死者過半生獲三十有七餘賊皆潰我師追

襲之賊連日不得食死者枕籍思倫遁去 上諭移軍漸逼景東謂夷性頑獷必再入寇定邊去滇遠勢不相及須隨地屯田堅壁相持決勝思倫懼遣把事招綱等至雲南言往者叛謀實非已出由其下刀厮郎刀厮養所爲乞貸罪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 上乃遣通政經歷楊大用賫勑往諭曰麓川僻居西南遠在萬里非中國所圖豈特麓川爲然若雲南之地道路險遠其民仰巢巔崖俯飲川澗獸形夷面俗無倫理數因故元遺孽梁王不順天道搆生釁隙誘我邊陲擜匿有罪惑衆倡亂害及良民故地雖荒遐人雖化外不可不征遂與

師問罪悉平其地爾思倫發復効尤梁王納我逋逃又
數年矣金齒景東之役皆爾所致朕謂爾欲圖人民廣
土地與中國較勝負故敢數生釁隙遂命諸驍將率師
屯營且耕且守今爾來訴往者犯邊之罪不由于已皆
刀厮郎等所爲未審其果然否爾雖辭言歸誠于心實
懷不歉果若此何以釋我諸將之憤乎如欲釋憤當躬
修臣禮悉償前日用兵之費則麓川無問罪之師土酋
各保世祿不然則旌麾所向醜類爲空大[illegible]既至思倫
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大用復令思倫
發追獲奚南逃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刀厮郎等一

百三十七人百夷遂平二十九年諸夷相攻思倫數戰不能定仍來告難　上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往諭皆聽命罷兵初緬俗本好佛有僧至自雲南善爲因果報應之說思倫甚信之又金齒戍卒逃入其境能爲火砲火銃思倫詑其藝俾繫金帶與僧位諸部落上其酋刁榦孟惡之將謀叛會思聰等至諭以　朝廷威德得止思倫欲備使者服其下强留餽以象馬金寶不受且以書諭之乃率其部衆送境上思聰等還其奏其事并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　上以奉使不失職謂其才可用甚喜各賜衣一襲而思倫終

逼下幹孟欲乘間取之幹孟遂率部屬圍其所居欣中

府兵勢甚盛思倫攜家走雲南沐春送京師　上諭春

先以兵送思倫于金齒使又諭幹孟來迎不從乃遣何

福瞿能等將兵五千往討福等踰高良公山直擣南甸

大破之殺其酋刀名孟斬獲甚衆回兵擊景罕寨寨乘

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餉俱盡賊勢益盛福使告急

於春春率五百騎往救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騎馳

繞寨下揚塵驚之賊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

至驚懼出降乘勝復取崆峒寨春尋率福進兵擒幹孟

以歸思倫始得還因分其地設孟養木邦孟定三府隸

雲南設潞江干崖大侯灣甸四長官司隸焉永樂元年
陞孟養木邦爲宣慰司其宣慰刁木旦與其鄰境相攻
被殺緬甸乘機并其地未幾緬甸宣慰新斯加又爲木
邦所殺是時思倫已死其長子思行法襲父職亦死次
子思任發襲兄職狡猾踰于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
朝廷稍優容之適會緬甸之危思任侵有其地遂欲盡
復父所失故地擾邊侵仍孟定府及灣甸等州自立頭
目知州刁貞窄土官早亨等助其兇暴進攻金齒勢愈
猖獗事聞　上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仍命右都督方
政都督僉事趙榮往雲南協同鎮守右都督沐昂會兵

兵部復奏思任以進貢爲名陽順陰逆意在淹緩我師得遂奸計侯使人既至押赴總兵官審實而賊已沿江造船二百艘殺死甸順江江東等軍餘殆盡正統四年十月勅黔國公沐晟爲征夷將軍率諸將討之并諭木邦宣慰罕門法協力會勦明年正月師次潞江造舟乘夜渡江方政攻其舊大寨破之追至貢山連破數寨賊伏象陣于空泥我師至戰不利方政死之晟請益兵以四萬五千人助之會得疾還至楚雄卒一云次潞江思任遣其將緬檢拒江守師不得渡而思任來款時刁賓玉貢遣詣晟晟見子書之至是晟遣使諭降思任佯許請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栅斬首三千餘級乘

勝深入邀思伍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退伏兵四起致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遺又之以少兵往攻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瑛還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奔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適暮春患癰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上遣使責狀晟曰主將失律喪師安所逃罪乃飲藥至楚雄病發卒

接沐晟素有威惠怒方政不遺援兵援又不力陷政戰死似未必然上江既賊重地豈可易視決須謀出萬全政老將書敗于交趾與晟共事未必安心受節制進兵遽晟本意前軍輕數中軍當自持重勢不相及以致敗沒豈禍之事可爲明借之可遂以尤晟且不能王驥攻上江之戰乎抑何周匝大費氣力也晟服藥自盡身之不恤而恤援兵此豈人情特不欲陷師辱國爲天下罪人耳得謚忠敬追贈定遠王當日廷議固已洞亮不然有撫按有其事諸臣有千萬耳目乃奏報止門失方政所在何淺言乃爾草草著筆所不嫌也

以沐昂代總兵恩任益縱恣犯景東府殺大侯州知州刀奉漢等千餘人破孟賴諸寨昂進剿頗有斬獲抵麓把去賊巢不遠以

糧乏引歸下詔切責促督運至金齒接濟右叅將趙獎至芒部出哨而敗悉棄符驗軍器昂不能救被劾紀罪降一秩立功自贖副將吳亮等皆逮繫死仍封劾章示昂昂復奏捷思任亦致書于昂謝罪乞代奏衆以挾詐不可聽昂亦上書條攻取之策非十二萬人不可令僅得四萬六千其餘于各都司選調委善戰指揮統領于秋盡冬初分三道由灣甸芒市騰衝約日並進下廷議則云勢孤非萬全策宜選智勇武大臣往總兵責其成功時王振用事欲示威四夷先已召還王驥屬意用兵廷臣阿附有此議也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麓川彈丸

地量調官軍彼中督撫且耕且守宣揚聖化可以坐致不必勤兵侍讀劉球亦言麓川荒遠小夷即叛服不足為中國輕重而北虜脫歡也先輩侵擾邊境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皆不聽正統六年正月命定西伯蔣貴佩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同知李安都督僉事劉聚充左右副總兵都指揮使宮聚都指揮僉事冉保充左右參將兵部尚書王驥總督太監曹吉祥監軍貴驥先往雲南會計軍餉相度方畧安聚統川貴兵聚保統南京湖廣安慶兵侍郎徐晞僉都丁璿都督　知沐昂三司官督運各衛長官司皆下敕令會兵驥薦廷臣侯璡楊

寧蔣琳為參謀勳衛陳儀都指揮二十餘人從征皆許之陞辭　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師至雲南報賊三萬到大侯川刼掠兵部郎中侯璡率兵擊敗之驥分軍為二路十月初六日參將冉保兵五千由東路徃攻緬甸灣甸水寨十一月初二驥及貴兵二萬由中路出江賊伏兵四起守兵亦悉力來抗官軍擊斬千餘級賊遁入寨圍之諸將皆以兵至合攻拒守益堅初十日南風大作順風然其排柵賊大潰自水門突出截殺無一脫者上江寨遂拔乃督步騎並進賊將刀放發父子俱斃刀招漢父子殺其妻孥閤門自焚生擒

刀門項前後㸃賊五萬餘賊所恃上江爲阨至是蕩然
兵益進兵由夾象石渡下江通山道閏月初至滕衝留
李安守之别將以八千人悄至沙木龍山思任令其黨
陶孟等二萬人據高山中立硬寨左右連環爲七營宫
聚等分攻未下大兵夾擊破之乘勝進至馬鞍山十二
月初直擣賊巢山岡陡峻周廻餘三十里立柵開塹㳂
隴不可越東南一面傍江壁立令前哨三千人往探敗
其伏兵賊後潛兵出我後驥按中軍不動密以六千人
襲破之賊驅象八十餘來衝陣力戰又敗之而原委叅
將冉保等已從東路來會于是添造攻具畫圖分諸將

各攻一門少卿李蕡郎中侯璡等往來督戰且令軍士廣積薪草會西北風大作隨風舉火烟焰漲天焚溺死者數萬擒斬亦如之思任挈妻子渡江遁孟養等處平其巢穴報捷委都指揮胡誌等九人分守沐昂嚴督之以木邦來攻有功撫勞仍勑生禁賊首來獻麓川土地人民悉與之進定西伯蔣貴爲侯封驥靖遠伯贈方政威遠伯謚忠毅餘陞賞有差惟都督同知李安下獄以貢山之敗言官交劾也尋召貴還京驥經理善後事宜班師沐昂仍總兵時思任已遠遁其子思機發兄弟三人詭言與父素相仇殺來居麓川者藍地方求招撫守

故地朝議以首惡未擒餘孽復滋命王驥再鎮雲南又謂道險糧乏深入恐為所侮且軍機萬變難以遙度復命貴總兵同驥相機行事仍勅各司執思任自効于是驥等會合木邦等夷兵逼緬甸追索累戰皆捷緬人用大金綾船載思任至江上因而覘視官軍虛實糧餉有無復用別船載回蒸緬人與木邦雖議送賊緣甥舅相親地方相近木邦資緬人之鹽利緬人資木邦之水利相脣齒不肯決而思機兄弟據險大出侵掠遂麾兵直擣其巢大破之擒思機妻孥乃立隴川宣撫司以麓川頭目恭項為使將麓川既平恭項請除授官吏總兵官

右都督沐昂僉都御史程富等等議恭頃首先歸順屢
効勞力乞量授官職于麓川故地開設衙門　上從之
加貴祿米五百石驥三百石驥召還留貴鎮守木幾思
機入貢求赦思任逃入山中爲千戶王政所獲已困將
斃市斬函首以歸思機終不可得克暴益甚虜入寇將
沐昂已卒兄子儼襲爵未幾卒斌嗣職屢討敗之王振
意未慊必欲盡滅其種正統十三年三月復命王驥提
督軍務總兵張軏田禮左右副總兵方瑛張銳左右參
將帥師十五萬侍郎焦宏督餉自騰衝整師由干崖造
舟至南牙山舍舟陸行抵沙壩復造舟至金沙江達賊

并哈空二渡口思機于西岸埋柵拒守諸將順流而下至管屯適所徵木邦緬甸二宣慰各領夷兵十餘萬沿江兩岸駐劄緬甸陶孟者改等船二百餘隻接橋官軍得渡江登岸併力齊攻斫門排柵殺散賊衆擒斬數千官軍乏糧縱兵大掠三月得穀四十餘萬石軍馬克足思機又于鬼哭山頂築一大寨兩峯之上築二寨副之三寨之後又築七小寨綿亘百餘里每寨排柵二層拴大木石于上官軍夾攻先破左寨須臾南風大作促薪縱火烈焰焮天將士乘勢直進各寨俱破斬殺及墜崖死者不可勝數惟思機思卜遁去　上賜勅獎諭命驥

聚奏禮回京瑛留雲南克恭將銳回貴州都司仍勅緬甸宣慰使莽剌浪領孟養地方緝捕思機等有功俱陞賞不吝時正統十四年二月也方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其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酋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驥還兵夷衆復擁思任少子思陸爲亂攻恭項走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老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許以酋目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陸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 詔增驥祿一百石通前食祿千六百石賜鐵券世襲伯爵

移兵討貴州苗賊破之乃還京思陸雖無官然豪僭甚後成化中鎮雲南中官錢能貪其珍異私遣人交關通假借名號恣巡撫王恕以聞遣木邦猛密兵亂官軍不利撫夷官議調思陸兵討之兵遂渡江戰敗思陸怒縱殺掠奪蠻莫等處兵連不解弘治中參將盧和參議郭緒副使曹玉往撫諭和先行至騰衝思陸遣人投緬書致方物覘我虛實和諭以禍福使歸語思陸掣兵過江歸所占蠻莫等地且謂隴川千崖南甸三宣撫司夷兵象馬一千偕官軍操練示以必征緒玉亦來會反復開諭謂爾昔輒調而來本有效順之心雖爲孟密所困其

所摧敗亦足相當今乃占據我土不肯過江實爾之罪

能及時聽撫則悔禍從福之機也始厭銀器等物來送

和等進至金沙江思陸仍遣大陶孟倫索等冊率所部

來見和等如前諭之思陸聽命退還前地掣回象馬夷

兵過金沙而歸又貢方物象六隻銀六百兩納款鎮巡

等官以聞因言蠻莫等地原隸木邦成化間始爲猛密

所有至弘治十年又爲思陸所占連年搆禍今始平定

既不可復與木邦又不可竟歸猛密開設衙門則地懸

遠瘴發難守空暫于騰衝歲撥官軍四百分番往來禦

守以俟更議其思陸前有助平思機之功今有悔禍納

款之實請賜以名目冠帶仍降敕諭之兵部議撫軍輸
守恐失朝廷之體仍敕鎮巡官勘酌奏處冠帶名目之
錫則貢使言思陸不願何可輕畀請降勅奬勵厚勞其
使者從之其餘夷議之數十年募漢民立千戶所守之
然不能有府弘治十五年事也然諸夷憤爭仇殺如故
嘉靖初各訴于朝下鎮巡等官按問總兵沐紹勳巡撫
歐陽重委參政王汝舟知府嚴時泰等徧歷諸夷譬以
禍福諸夷皆伏罪退還侵地而木邦宣慰司罕烈孟養
賊孽思倫各貢牙象土錦金銀器物求贖隴川逆舍多
鯨亦聽還臧兄子多參至是紹勳等奏言木邦孟養𢦤

殺無辜多餘手刃兄毋律以王法罪不容誅但邊徼諸
夷忿爭讐殺乃其常態今旣輸服請姑貰其罪許令進
貢自贖仍請戒孟養思倫毋交通猛別侵擾緬甸戒木
邦罕烈毋黨助多鯨爭奪隴川官職孟養安撫司土舍
思眞以孤軍抗二強敵竟收捍禦之功宜加賞勵緬甸
土舍莽敵歲因祖效忠構怨遂遭慘毒宜令襲職以全
宗祀隴川多叅孟定罕忽宜令各還本境招復夷民其
蠻莫猛毋等十三處地方土地寬廣諸夷歷年所爭初
議屬之騰衝司撥軍輪守則烟瘴可虞屬之木邦則地
勢遼遠夷心不順莫若仍屬猛密管食歲徵差銀一千

兩而劉孟乃等七處仍歸罕烈則分願均而忿爭息矣
章下兵部詔紹勛等撫處事宜區畫周盡俱如議而卯
府嚴特泰通判殷相周晁參政王汝舟僉事郭敘副使
周冑指揮馮鳴鳳王訓等皆與有勞績宜各敘錄以勸
忠勤　上曰雲南緬甸木邦隴川猛密孟璉孟定等處
土夷因忿爭讐殺土民受害致勞官司撫處征調數十
餘年不得寧帖既該鎮巡等官督委司府衛所等官撫
處停當恩威兼盡思倫罕烈能畏威效順俱准贖罪多
鯨罪逆尤重但遠夷不足深較姑令悔悟自新罕烈原
備方物許其進貢仍勑戒思倫罕烈守疆界以圖保全

不得越境生事自取誅滅思眞敵禦克强保全境土令
鎭巡官賞勵恭敬歲厚加存卹併思眞准襲職多參罕
忽皆授以冠帶令各歸本土保管地方其餘蠻莫猛乃
等處夷情俱依擬處置時泰吏部擢用通判指揮等官
鎭巡官分別獎勸有奇功者聚賞另奏而隴川益弱萬
曆十一年岳鳳勾緬纂其地十二年鳳旣俘多思順當
立以爲宣撫多俺爲同知居猛卯多恭爲副使管進故
二十年緬人竄等練至其地思順奔猛卯會官兵大戰
於栗柴壩追逐之二十一年巡撫陳用賓檄知府漆文
昌築堡四關三十五年思順子安民叛巡撫周嘉謨平

之以金牌畀多安靖俾其長而授之印又有多安邦者
安民之弟也昔亦附緬今寄居蠻莫猶畏罪不敢內地焉
恭項爲宣撫與冠服金帶并鑄印畀之後與其下刁禾
立構兵焚司治項奔省城鎮巡復發兵討之禾立構自
經死　朝廷以民不與恭氏而不欲泯其前功仍以宣
撫使安置曲靖令世其官至今食宣撫祖不替

平緬甸

緬人古朱波也漢通西南夷謂之撣唐謂之驃宋元至我

明謂之緬因其山川延綿道理修亘名之一曰十緬其地通稱一曰緬甸朝廷所稱就中又有數種曰老緬曰得楞子曰阿瓦如猛別雍會普瀚洞吾擺古皆其類大抵各以地相沿爲名惟擺古最遠而強漢和帝永元五年正月永昌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繇調遣重譯奉珍寶賜以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安帝永寧元年撣國復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跳丸者諫議大夫陳禪諫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

之樂請勿觀帝不從遂作樂封谿調為漢都尉唐德宗十八年驃國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遣其弟悉利移來朝獻國樂凡十曲與樂工三十五人其曲皆演梵音經論詞意每為曲齊聲一低一仰未嘗不相對凡五譯而至中國憲宗元和元年驃國遣使貢方物文宗太和六年南詔掠驃民遷之拓東懿宗咸通三年驃國遣使來貢宋徽宗崇寧四年緬句崑崙波斯等國進白象一其明年蒲甘入貢高宗紹興間俱來貢至元五年命元帥愛魯擊破之其叛服不常乃于蒲甘緬王城置都牙宣慰司其地東至八百南至海西至孟養北至猛

密東北行三十八程至雲南有江頭城到騰衝十五日
自江頭南十日至太公城又南八日至馬來城又南五
日至安正國城又南五日至蒲甘緬王城所謂緬中五
城也其俗柔詐慓悍長于鳥銃有火藥必得中國麥麵
傳之發乃迅速且無聲法秘不傳與麓川俱倚金沙江
爲險一水可達世姻世仇有鹽利海商所集諸國皆仰
給焉洪武十六年大兵平雲南遣部較郭均美招之麓
川酋思倫法最狡猾首先納欵　上嘉之升平緬麓川
爲一授倫宣慰使二十年倫叛黔公沐英大破之復降
二十六年緬酋南速來貢明年六月始置緬甸宣慰司

以其長普剌浪爲宣慰二十九年倫侵境來告命行人錢古訓李思聰齎詔諭之倫懼謝罪永樂元年宣慰那羅塔朝貢三年來貢給緬甸等宣慰各夷金牌信符批文底簿中官楊瑄詔諭古剌緬甸諸夷皆謝恩入貢四年緬甸與孟養宣慰刀木旦讐殺行人張洪持節數其罪輸服乞宥許之十五年建緬甸館宣德五年麓川思任緬甸莽得剌各遣使言木邦罕門占據其地黔公沐晟內官雲仙諭使退地八年大征麓川緬酋雅補助戰有功思任敗父子乘舟走緬甸蠻夷離合不常事急猶相倚爲脣齒也驥諭酋卜剌浪縛之來獻不應驥益進

兵緬甸佯好言思任遠遁不易致須得金幣土地酬勞方肯合力且欲以重臣來取驥難之時郭登請行縣金沙入緬甸不十日至其國卜剌浪來會頗驕蹇登折之氣阻聽命其國相剌劄以思任載金樓船來獻時有忌登功者議晉登守宅寨剌劄至貢章不見登遂廵未上驥貲曰此給我過江則絕我歸路也裨將陳儀自詑知天文以爲熒惑犯輿鬼緬可伐欲以貲致緬焚其舟進兵大戰一晝夜我師不利剌劄竟持思任去貴子雄追之復敗自刎餘衆陷于江十年侍郎楊寧侯璡遣使許以孟養之地易思任卜剌浪喜給思任入山斬首并妻

子板寨等至軍門驥以土刺浪長子銀起莽爲宣撫而思任二子思機思卜皆遁居孟養詳麓川一則弘治元年入貢言安南侵境適編修劉戩差往諭令罷兵正德間仇構愈甚嘉靖初孟養頭目思倫糾木邦宣慰罕烈擊緬甸大破之擄宣慰莽紀歲并其妻子殺掠無筭別立土舍莽卜信守之時有齎金牌千戶曹義亦爲所殺永昌府太守嚴時泰往勘依安鳳之亂草草完報而已添設永昌同知職專撫夷紀歲子瑞體潛據擺古古刺宣慰舊地并吞鄰地漸廣又得緬僧有異術益煽動恣横衆尊爲金樓白象主莽噠喇噠喇者華言公道主人也時猛密舊

思漢子思奔思糯相爭走訴瑞體瑞禮素懷恨乘亂殺思奔立思漢次子思琢假途于琢以掠孟養留夷目卓吉守之未幾卓吉爲奔脩別混所殺瑞體破而執之郎欲入寇覘內地有兵又慮他夷來襲遁去三十九年總兵沐朝弼廵撫游居敬上狀始設兵防禦傳諭各夷不許交通結納故事土司襲替皆勘實請命于朝隆慶二年木邦土舍罕拔遣使告襲官吏展轉索賂不發拔怒與弟罕章集兵截旅途經年漢人不得通後乏鹽求于瑞體得五千簦益感緬而恚漢官遂携金寳象馬往致謝厚相結約爲父子時有官府只愛一張紙打失地方

二千里之謡潞江安撫綫貴聞之亦投瑞體曰聚謀内侵貴因遣使召隴川宣撫多士寧士寧知順逆阻之且以其謀來告士寧尋死干崖宣撫刀怕舉亦死罕拔與怕舉素有隙聞其死言于瑞體請襲干崖隴川無主必聞風歸附願爲前驅瑞體卜于緬僧欲從之其子應裡悍而多智獨曰路遠難徑取俟有内隙可一鼓下之遂西思簡卽孟養地廣兵強世讐每欲乘我出襲我倘我兵遠事川崖彼以重兵順流南下其禍非細莫如稍助拔只聽其自取則成敗不在我且迤西木邦在我肘腋若西不爲我有安能出三宣内侵永騰耶瑞體然之借

援兵一萬令往攻自率兵侵迤西屢爲思箇所敗箇亦
退保猛倫相持不決隴川猝弄頭目之稱又曰奴也岳鳳見士寧
新死其子多忠稚弱族人相爭計殺士寧妻子奪印自
立投于瑞體留子曩烏守其地鳳獻計牽制思箇發萬
餘人出入爲疑兵誘蠻莫頭目思哲降之萬曆元年援
及鳳屢道瑞體侵三宣隴川首被禍不支多忠等奔永
昌其族殘滅殆盡遂據隴川擄殺茶山里麻二長官司
三年爲緬書稱南朝天皇帝地方無事云云詭辭侮慢
不可讀且合猛密拒中國四年大發兵攻迤西敗退先
是金騰副使許天琦憤諸夷附緬恐脇中國招諭思箇

猗角瑞體惡之來攻思箇告急適天琦巳卒署事者副使羅汝芳厚犒來使給劄約事成與世職又募人往緬地探山川道理兵糧且檄諸夷赴援皆得其情集兵將進思箇得信甚喜以萬兵絕緬糧道設伏斷歸路約援兵邀其後又令水兵阨江中石關衝潰緬舟計定堅壁以待緬兵果大困請和不許汝芳意甚銳有阻者不聽合揭于巡撫馳檄寢兵汝芳投于地大罵而罷思箇困甚猶決戰破緬兵又之力竭敗奔騰越被執不屈死一日亡歸給宛帝爲長官復叛尋瑞體死應裡代掌兵尤兇暴聽岳鳳譖殺罕拔盡俘其衆十一年合諸司兵衆分道並進一取

騰衝一取永昌一取順寧蒙化去騰衝三十里副使胡
心得督兵固守都司趙變營城外永昌近城有姚關甚
險莽閉攻破之僉事尤際熈太守陳嚴之乘城獲奸諜
十二人乃得定順寧已爲賊據大候川一帶皆燒毀瀾
滄兵備趙睿力扼江險蒙化得全猛林爲潞江咽喉賊
所斷之使騰永不接遂伏兵襲指揮吳繼勳等皆殺之
都司王三聘重傷執土舍廖援桂遠近洶洶會巡撫劉
世曾至與巡按董裕奏聞事下兵部尚書張學顏以南
省中軍劉綎爲騰越遊擊移武靖參將鄧子龍于永昌
各增兵二千人黔公總之徵比勝等處畨土莊兵楚蜀

監軍餉南給事馮景隆疏釀禍已深諸司皆從彼用命則新調土兵尤難拊循然亦非必盡皆諸土司之過彼明襲而我視若奇貨彼遇難而我視為泰越以故諸土司日以離異而緬人因得為恩計莫若招撫諸土司且土兵與敵人非其親戚則亦舊故我機事不能不泄泄則生得失沅江覆轍可戒請以漢兵制之而後可如漸江廣禍皆可調用給事中楊文舉先為保山令知緬情偽頗悉條便宜十事謂兵不可輕用莽酋佻怨勢難持久宜守險待其斃報聞官兵漸集數與賊頗有斬獲時木邦有孽子罕鳳與耿馬舍人罕虔皆附于緬領數萬

入以灣甸州景宗眞爲嚮導犯姚關叅議姜忻叅將鄧子龍兵至遇于攀枝花力戰大破之斬宗眞生縛虜罕等餘衆遁走乘勝追之戰屢捷劉綎出隴川其頭目莽灼來降應裡走鎮康順寧土舍猛效忠復出兵邀擊酋日夜奔北自癸未至甲申四月斬一千二百餘級會瘴起收兵議所向將罕虔雖死巢居峭塹山盤數百里至巔八十里深險難登子招罕招色兵阻三尖山鄧子龍度道里分三軍罕進忠一軍軍查理江右猛效忠一軍軍孟璉左陳信一軍軍三尖山前訪間道有馬罕者提蒲人藥弩手五百人來言後山隙處乃分兵夜半攀藤

上潛伏將旦我師鼓而登伏兵猝起應之罕人大潰捕獲酋長三十八人賊從一百人斬五百一十九級緬既屢敗㬻知不足恃遣任岳亨等來降事聞宥死處之金沙上游以招徠諸夷縱以㬻有心計欲結之使爲用當路促之獻功亦會㬻稍解嚴縱輕兵二晝夜行四百里突入隴川㬻倉卒郊迎携歸㬻烏慴不敢動乘勢襲鑾莫下猛密招孟養各酋獻出應裡所給僞印關防共誓併力拒緬隨獲干崖土婦罕氏及印信金牌各酋莽晔阿借莽㬻等皆縛之酋叔阿瓦莽普亦求内附酋開欲憤諸司背巳率精銳先攻莽普走之諸司助官兵奮擊

乃遣捷上檻送鳳父子五人告　郊　廟受賀頒賞初紲許鳳不死故諸夷爭降至是猛密思忠懼復投緬中蠻莫思順孟養罕虔雖附實與緬通緬之心腹大浪長久據其中別遣散奪領二千人助守乙酉李材以按察使備騰衝謂緬之肆惡實并二夷爲羽翼蠻莫不歸騰衝決不得安遣人間之令殺緬黨自效又遣把總寇崇德說孟養謂大浪長散奪有陰謀將盡殺本司男婦據地少遲卽及禍孟養懼合蠻莫兵殺大浪長攻散奪走之應裡大怒聚三萬人馬二千匹戰象數百屯堵密城臨阿瓦江孟養遣戶八章來告急且請火器謂非此不

能破象陣乃遣游擊劉天倖率把總杜栻等多載火具
往救戰于遮浪破之功至三千餘級材尋陞僉都撫鄖
陽草草索狀報撫按而材少時從其父兵部尚書遂于
揚州禦倭號知兵且講學有名氣銳謂小夷不足掃方
議築城建署設驛開屯並在數千里外民夷皆怨殊不
甚省方戰急兵死水火疾疫者原不知數初報至萬調
千古未有之捷御史蘇酇至先請罷營建又上四事大
指與材相反會有鄖營之變材解任聽勘　上固不懌
酇遂劾奏丙戌之役材使游擊劉天倖詐言卒與請援
遣裨將杜栻等兵千人渡江而西未中道夷巳退走指

商人三十餘艘爲緬寇殺百餘人捕四十二人軍中齎
毒死者亦五百人把總死者四人皆割首爲功蹇同知
宋儒陳克侯上狀撫臣世賈心疑陳藏之代任力爲證
事爲欺罔言可疑者七密堵去騰衞二千七百里去攏
古一千八百里往來不及旬月一也七月望日材生辰
所司方行慶賀禮而謂屯兵攏𥔲此誰爲爲之二也密
堵故無城守與遮會博辭皆屬村寨相去遼甚而謂遮
破遮會八城且並在一時三也上功首虜既三千有餘
何勘驗不至一千託爲思化所焚四也奪獲夷民至一
千二百餘人何不安插已乃謂各夷不欲出獻此非我

所獲明甚五也既乘勝追北　積屍徧野何夷器止六十
有三六也拓地至二千餘里何孟密至今爲緬兵所據
鑾莫爲思化所略七也阿坡二十八寨皆屬永昌以
不送奉例錢誣董藝菜反於是陳嚴之有猛廣之捷李
材有阿坡之捷阿坡二千餘人僇之盡矣幾無類書奏
下大司馬及兵科案驗覆請奪官　上怒捕材嚴之天
倖儒克俟下獄沐昌祚罰祿一年世曾削爲民材上書
自白謂鑾莫叛且三年孟養叛且二十年用間招而離
之殺二大頭目比賊來攻我師往援合兵擊破此臣任
內事報捷往來審驗申詳此臣去後事乃遮浪之捷論

者謂土司力戰我師秋毫皆無所與則土司之歸誰招之其兵誰驅之爲我克敵夫雲南兵事必用土司土司之功即　朝廷之功由來尚矣至臣之身獨分爲二又盡歸之夷可乎又謂撫臣之功不可泯夫撫臣遙制于上道臣僇力于下臣實在事上既有功下獨不可原罪耶且謂臣殺夷商復割屍抵級夫金沙江去五章貫屯七八百里而遠又瘴毒居恒猶不往來商賈何暇兵爭之日洋洋鼓棹而至方是時暑急我士卒以疫癘死者五百人即五百人未必一時死隨死亦隨埋道左豈至數月皆聚屍一方尚挾腐朽而令兵士割抵既不忍爲

亦不可爲若曰駐城中生辰不出則從來道臣未有親
在行間者二十夷歸欵非拓地而何報功陸續計程各
有淹速戰歸之後暑瘴所侵且病且死我之器械且多
遺棄何暇多拾夷器阿坡之戰實彼不法又爲夷民仇
怨請于兩臺副總兵鄧子龍往征捕生口一百人斬首
五十級民皆稱快猶未盡創而謂殺僇二千人無類寃
哉死不瞑也天俸辨亦如材嚴之晝推天俸皆不肖錦
衣鞫材等執辭不變理刑官李登雲奏聞送刑部尚書
李世達等擬徒贖罪　上令從重擬并責錦衣縱情市
恩李登雲輩任回衛應天府丞許孚遠與材交厚方以

江西督學副使歷職即揭言御史重持文法蔽罪邊臣歸功夷黨巳失大體且詞多軒輊于武弁寬之府佐怒之至撫臣則以事出不料原之獨劾材不餘遺力夫材以虛名取忌謗言日騰駭機卒發此而不辨情法俱乖御史管九臯劾孚遠意氣憤憤不平知友誼之當重不知國法之當遵見非實是意在中傷阻塞言路得
旨孚遠出位妄言降二級調外部院再鞫改謫戍餘降級詔依說議例行嚴之等皆革職猶責以徇情輕比堂上官免究司官罰俸一月部復奏前例乃
太祖懸牌以繩面欺者後定律一以爲據三法司爭之凡從前榜文

條例俱革　祖宗朝未聞以門牌罪人者御史亦以爲言皆不報十六年蘇鄭奏騰永并一參將止留兵三千蕭彥乞量留六千三月金騰姚營兵當撤將歸索月糧鼓譟道臣姜忻游擊鄧子龍往諭不散劫掠殺人沐公調二十八寨兵三千防勦分調北勝等處兵五千助之事聞　詔騰永聲息一月一報六月中兵集攻之殺八十四級擒一千三百餘人斬四百餘人子龍提問忻調用彥仍供職其後癸巳鄧京察奪官乙未材藏死構成福建李拜龍天倖亦以火器精得出立功十六年蠻莫思順亦投緬初　朝廷以猛密思忠等歸義授思忠宣撫使猛哈思化同知思順安撫使比　欽

領符信二人已叛乃以忠毋罕烘順毋罕送各代領司印九月應裡兵至烘不能拒率其孫思禮思仁奔猛廣思化思豪奔蠻莫送謂蠻莫係猛密轄地見思化之來度不能支棄之與化孳子思華奔騰越巡撫蕭彥密令撫夷同知漆文昌撫化文昌單騎入壘化稽顙聽命且云奴有助逝西殺緬賊功今無所歸願寄食于蠻莫從之十八年緬兵破猛廣明年蠻莫思化告急尋解去思仁與丙測投緬二十年應裡再攻蠻莫思化不能守奔干等練鄧子龍兵至戰于控撐斬百餘級追至沙州我兵無船不得渡相持各退去二十一年應裡以多壘守

蠻莫糾兵號十三萬分三道入寇一徃臘撒蠻顙一由放茫市一攻彬木籠（籠者蠻言城也）巡撫陳用賓移駐永昌與叅政劉天衢督叅將王一麟等徃禦賊殺甚以羸兵數人沿馬江于前鋒擊而擒之如是者再再遂復蠻莫衆驕謂易與鼓行而前賊伏崖箐伺我兵過半湧出大有殺傷奔退監軍同知姚允升收餘兵晝伏夜行僅免賊亦退走以捷聞先是隴川思順恨多俺道緬殘其地糾思化并茫市多泰等擊俺殺其子多荒俺益恨潛投木邦歸緬叅將吳顯忠招之不聽合思仁丙測襲遮放我兵擊走之用賓建關堡與屯田以禦緬緬數數撓我與作

乃遣閩人黃襲使暹羅與得楞內外夾擊二十三年黔公沐昌祚疏緬賊歲歲稱兵皆由思化生釁乞安置潞江小隴川等處即以蠻莫爲蠻哈等屯戍或給付干崖諸夷或空其地使賊入無所略退無所戀衆議非便令約束部伍不得挑釁啟兵端多俺既敗走投木邦太守滌文昌將擒之謀頗洩欲奔擺古別將追及斬之無何思化死子思正悍而寡謀屢樹怨于三宣阿瓦乘採井之隙擁衆十萬修怨于思正思正罕援次子蘊以木邦兵從之正入騰越阿瓦直逼內地兵備滌文昌殺正以說于緬其後用賓所遣使人黃襲至暹羅暹羅與襲要約因

發兵攻瀧古墟其地是後屢爲暹羅得楞所攻廢于奔

命不復內犯矣

朱史氏曰西南夷控引吐蕃盤山襟海其人巢居穴處自相君長前朝不聞用兵我　明開設雲南比于中土諸夷接壤不得不招撫爲我外藩夷性無常好殺喜鬬不得不用兵以張撻伐黔公威之于先正統中前後征討歷十年糜費財力分茅不爲無功拓地竟成烏有猛密勘處大致紛紜緬人其始甚微久乃滋橫離合進退梗且百年夫以歷朝布置方略悉本省兵力以夷攻夷以非難事而蠢起侵漁君成虛冒請餉與請兵無時羽

書共捷書兼上任非一人每有投荒傳舍之憾報傳萬
里不免臨渴掘井之憂迄于今鳳氏小覲直叩省城安
氏震隣幾搖全省患不在外在内岌岌乎殆哉非　聖
天子威靈與我浙有人徐起收拾其不爲遼左之續幾
希